

先要感谢杂文家符号先生，他将我的一篇文章发到他的朋友圈，又转来一条跟帖：“80年代和刘齐一起参加茅盾文学奖初选工作，又为他的刊物写稿，甚为契合。他出国后就少有联系了。”

这条跟帖让我喜不自禁，它是山东大学教授、文学评论家宋遂良写的。

他所写的刊物，是辽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，我时任该刊编委，他的文章精彩，为刊物增色不少。所说初选，是1985年春，中国作协在北京西山组织的第2届茅盾文学奖初选读书班，成员大约20名，多是全国有名的评论家、理论家。我则是人行不久的青涩后生，且东北来的仅我一人，初到西山不免拘谨。好在大家真诚相待，很快我就融入了群体。其中有一位宋遂良先生（和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同名），人热情，谈吐也有趣，我有时就没大没小，跟他开玩笑，“甚为契合”，那时就开始了。

宋遂良的才学很见名家水准，唯发式有待商榷，因其徒有一头优质乌发，却不设计，不引导，造一个型出来骄傲一番，而是任其从头顶垂下，刘海不刘海，瀑布不瀑布，可惜，却也可喜，此消彼长，另一种风范生了出来，率真自然，让人亲近。他的性格也像发式，从容、随和，不刻意强求。他的目光活泼，耳垂儿很大，我很想捏一下，想了几次，终于未遂。还有一事未遂，某日聚餐，我口占一联：“褚遂良宋遂良，都是中华文化之良”，大家说好，仅他一人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这是高血压压。”

一次野游，我突发玩兴，扳住一只长椅高呼：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。”四下寂静，读书班成员和二三楼游客皆驻足观望。原本我只是做做样子，孰料长椅先前就不稳固，稍遇微力竟四脚出土，栽歪在地。我傻了，自己细胳膊细腿戴眼镜，与宋朝好汉差着层级还在其次，关键椅子属于公物，说损坏它啥啥不缺，说没损坏又改变了姿态，尴尬间想笑笑不成，只能慌手慌脚为公物复位。这时宋遂良近上前来，手握袖珍小伞充当麦克风，眼神努力严肃，自称某社记者，进行现场采访，“请问刘同志，您对今天天气有何看法？”一句不着边际之问话，惹众人哈哈大笑不已。我知这是在我帮我脱离窘境，感激之余，暗想严严学府竟有如此幽默人物，亦可爱了。

光阴易逝，风趣常存，存到今天，加倍美好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讨要联络方式，很快，收到遂良先生的微信：“小刘你好！多年来你跨洋过海，潇洒沉吟，不拘一格，神出鬼没，越长越大了。很让我羡慕佩服。”

我非常高兴，当即回复：“亲爱的遂良先生，请受我一拜。”又将一张照片传去，是读书班在一棵古松下的合影。见他和我两个瘦高个儿并肩站在后排，附言道，“那时咱俩就挨在一起”。

我很想知道他如何评价，谁知过了几小时竟无回复。将他那日“采访”写成短文传去，过了几小时，仍无动静。上网查看，这些年他的教学和研究硕果丰饶，蔚为大观。有一篇记录稿特别让我留意，是他面对早年毕业的众多弟子所作的即席演说，依然诙谐灵动，譬如说当年哪个班有漂亮女生，他就爱去哪个班。但更多的则是蔼然长者的人生感悟，良师诤友的殷殷期盼，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。日月交替，山高水长，我见到了遂良先生的另一面，一种不同以往的敬意从心中升起。

到了夜间，屏幕上他那一格仍旧空着，我有些犯嘀咕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

越是在意的，越容易胡思乱想。想打电话过去，又怕打扰他休息。睡得不好，次日八点多才醒，手机上有一条微信，是他清晨6点钟发来的：“刘齐先生当时正一追风少年，意气风发，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，众皆喜其开朗幽默，才华横溢。一日游山不意至梁公墓，余惊喜之间，摘野花献于墓前，肃立鞠躬。因嬉戏中忽有此庄重之事，众皆顿挫。刘齐君感动，上前搀扶，归而作画以赠余。此三十五年之事也，尚有记忆否？”

先生妙笔，道出悠悠岁月的另一桩往事，对我抬爱有加，鼓励有加。我很感动，想念先生，想念西山师徒，想念远去的80年代。

傅聪傅敏兄弟二人，一在伦敦，一在北京，相隔万里，却同时在世纪疫情里困居家中。我在香港遥忆故交，除了分别致电问候，得知他们现都安好之外，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年前他俩风华正茂时与他们初次相遇相识的情景。

1980年大年初一，我从巴黎前往伦敦，为了撰写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去访问傅聪。那时傅敏恰巧也在英国。记得那天很冷，他们住的那条街相当僻静，是个高级住宅区，记不清是哪个方向了，只记得他们家坐落在一个U字形街道的末端。在城里坐的士东兜西转，折腾了一番才找到门口。那时房子正在装修，院子里布满水泥杂物，有点凌乱。傅氏兄弟都在，两人十分和气，全心全意地接待我这个远客。傅聪颇长玉立，非常温文，完全不端架子，倒是我乍一见面，怯于他的盛名，心里有点发慌，不知道该怎么才好。傅敏则和善谦逊，刚从北京来英国进修。兄弟俩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，包括傅雷翻译的手稿，译文的不同版本等等。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，也许是大家都来自上海的缘故，觉得特别投缘。聊起小时候的住宅，我说当年住四维新邨，他们说住巴黎新邨，这两个邨好像连在一起

泡饭，是上海人的早餐标配。上海泡饭往往有其精致的搭档小菜。诸如精心制作的萝卜头、白糖乳瓜、糖醋蒜头、玫瑰腐乳，即使是用油条过泡饭，也会切片蘸上鲜美的酱油。而咸鱼、干煎鳊鱼、海味黄泥螺、蟹糊等，更是吃泡饭的高级配菜。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到了想吃啥有啥的好时光。但我依然喜欢吃简约清爽、干脆利落的“泡饭”，因为这是上海的味道、江南的味道，更是乡愁的思念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高中毕业后，插队到青浦白鹤的吴淞江畔西竹园村。不仅条件差，还要滚一身泥巴，料理饮食起居。特别是“三夏”“三秋”及“双抢”大忙时节，一天劳动下来，最吃力的要数做饭糊口。后来，我寻找到一条捷径，清早便把一天的饭菜烧好，可稍轻松些。那时的夏秋季节，我用最便宜的糯米煮饭，糯米粒长且有油性，熟透后软韧有劲而不黏，不像口感虽好但却绵软的粳米，米饭凉了就黏成一团。每次我农田劳作收工后，就到村饲养场用热水瓶，灌上两瓶滚烫的大麦茶水，急急冲泡米饭成了茶泡饭。那时饭冷茶热，茶水完全浸透米饭，就会使糯米饭粒清爽，飘散阵阵清香。然后，伴着我回城时带来的外婆精心制作的酱瓜、榨菜和腌菜苋，入口时，首先是大麦茶的香气扑鼻，之后是渐渐回甘的米饭，夹杂着过饭的酱菜，那久嚼之后的香甜，味道十分别致舒畅，一扫刚才田间劳动的疲乏，有一种惬意悦心的特别享受。用餐时，我赤着双脚，穿着背心，有滋有味地吃着茶泡饭充饥，一边听着农村有线喇叭的广播节目，俨然一幅快乐神仙陶然图。

后来，我离开农村返城，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，读了不少古典文学，知道把茶泡饭吃到极致的，并不是我的发明。早在明朝末年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董小宛，在洗净铅华嫁于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之后，精于烹饪的董小宛对甘脂玉食失去了兴趣，每天吃饭都是芥茶泡饭佐以香茗，成为舌尖上的享受。然而，如果人们以为这是古人饮食简朴的体现，那就大错特错地误读了。后来我查明：芥茶是一种源自于宜兴，生长在两山之间的江南名茶，叶片平整，薄如蝉翼，泡出来的茶汤纯净明澈，滋味醇厚，是茶中的极品。至于董小宛所吃的香茗，冒辟疆在《影梅庵忆语》中也曾有详细的记载：须将黄豆经过九洗九晒，把豆子表皮上的衣膜尽皆褪除，然后再加应用之物酿造，添入瓜皮姜桂香。豆豉酿好，还要用红腐乳烘蒸五六次，令豉肉彻底入味，方才用于下饭的，是真正考究到家的健康绿色食品。我插队时为了糊口，竟无意识地把茶泡饭与古人的科学环保理念相吻合了。难怪江南有“好看不如素打扮，好吃不如茶泡饭”的民间俗语，因为返璞才能归真，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真谛和精髓。

疫情之中念故人

金圣华

1980年夏末秋初，傅敏返乡途经香港，我请他和宋淇在沙田马会吃饭。此后，我们经常保持联系。1981年10月中旬，我赴北京，这次，傅敏带了罗新璋来，我们三人在北京饭店共进午餐。相聚虽然短暂，傅敏却给我捎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资料，包括傅雷的家书，主要是英法文信件。这批信是写给傅聪和他当年的夫人Zamira的，傅敏嘱咐我日后有空时把它们译成中文。罗新璋素来享有“傅译传人”的雅号，原是翻译傅雷家书的最佳人选，不知何故，傅敏当年居然把这项要务交予我这名研究傅雷的新人手中，更出奇的是罗新璋也居然不以为忤，此后不时从旁给予我许多指导和提点，在他身上，的确见识了真正学者泱泱大度的风范和懿德。

1982年元旦，突然接

到了傅聪的电话，原来他来了香港，我们相约6号下午六时在半岛酒店551室见面，我和外子Alan准时赴约。551在半岛的新翼，房间宽敞舒适，房中搁置了一架大钢琴，他正在练琴；他请我们坐下不久，就打开了话匣子。也许是两年前交谈甚欢的缘故，他那天的热情、亲切、坦率与真诚，使我出乎意料。他说得起兴时滔滔不绝，简直有一泻千里之势，收也收不住。他是个不折不扣性情中人，他的刚与烈，他的正直与激昂，绝对是假也假不来的。他说：“我的性情基本上秉承了母亲的软心肠，后天则受了父亲刚烈的熏陶；敏恰好相反，先天得自父亲，后天受母亲的影响”。

他说起小时候受过无数的委屈，十一二岁时开始反抗，十八岁自波兰返回，与父亲起大冲突，母亲为他受了不少罪。那时常常被罚三日一小饿，五日一大饿；而每日三餐，其中一餐必定罚吃素，这种训练，倒适合他日后的漂泊生涯，他的胃已经练就了本领，吃也行，不吃也行！

傅聪当年出国后，傅雷曾经写过一系列像诗一般的信件给他，其中包括自己的忏悔，悔恨当初对儿子太严，也感谢上苍让这株在严霜覆盖下的幼苗终于冒出头来，茁壮成长！可惜如今这批信已遗失了。傅聪还提起另外一封傅雷写于1966年的最后家书，是用英文写的，信中提到夫人始终乐观，说总有看到儿子媳妇的一天；自己则不存奢望，深知此生相见无期了！傅聪很惋惜这封信也不见了（幸亏多年后，此信重见天日，并由我翻译成中文，收编在新版《傅雷家书》中）。

不得不承认有时偷听是种乐趣。站在便利店前等人，见到一老一小走过。原本走得跌跌撞撞的小女孩忽然停下，手指便利店，嘴里蹦出几个音节。不知是奶奶还是姥姥的老妇人扯了她一下，这小小的人儿脚下却像生了根一般。“她说什么？”我实在好奇不过，虽然明知偷听实在不雅，就像早年《新概念英语》里的人愤然指出的“你知道那是私人话题”。老太太答曰：“买小糖吃！”脸上一副好气又好笑的神情。这言简意赅的诉求真让人心软，然而女孩还是被生拉硬拽拖离了原地。看来所谓美好的童年，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臆想，或者说岁月的滤镜过滤了那些不愉快。不过这是不遗憾的一幕也给偷听者带来不小的灵感。此后偷听的共犯给我发红包时，总不忘留言说：“买小糖吃！”

夜里在小区里听到一位母亲的狠话：“从明天起没有玩游戏的时间了。回家找把尺子把你打打透。”可惜天黑路灯光线不好，又戴着口罩，看不清这对母子的表情。然而这短短一句话里信息量并不小。尺子需要找，大概已经久不操练，而“透”这个俗语颇有想象空间，不知道是个怎样的标准。南方人说的“竹笋烤肉”，既是一道不瘦又不俗的小菜，也是大人们日常动用的一种“私刑”。

日剧《人生删除事务所》里有一集，浦田文雄因为一起案件，监听了女主角28年，监听的方式十分老式。他日复一日记录开理发店的她与客人们聊天说八卦的闲话。某日，他正吃着泡面，突然听见耳机里的她说：“你不能老吃这个，要好好摄取营养，你也不年轻了，别总是一个人，娶个老婆吧。”当然这不是跟他说的，只是巧合而已，但端着泡面的他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压抑苦闷到了极点，竟然也有一丝谐趣。两个以奇怪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人，默默见证了彼此的人生，却往往照见自己。

傅聪又叙述了许多有关父亲的逸闻趣事。例如傅雷凡事执着，没有钱锺书那份洒脱与幽默，对事多投入，少观察，因而不适合当小说家，却可成为严谨的评论家、成功的翻译家。傅聪认为父亲的性情近乎罗曼·罗兰，小时候常看见傅雷为翻译巴尔扎克自苦，倘若苦思一词不果，则饭桌上的空气就像凝住了，全家噤若寒蝉，受罪不浅！傅雷性情刚烈，在法国时西装革履，回国后去昆明当三个月教务长时，突然改穿长衫，胜利后才再穿西装，原来事出有因，只是为了一次打不好领带，一怒之下，就把所有的西装领带全剪烂了，以后

才将错就错，改穿长衫。傅雷留法时常为同期留法的学生与法国人交涉。有一次跟某位房东太太吵架，一时气极，竟然把衣柜从窗口扔了出去，因此获得Monsieur Fou的称号（Fou在法文里乃“疯狂”之意，又是“傅”的译音）。那天，我们畅谈许久，八点去锦江饭店用晚餐，饭后谈到十点半仍意犹未尽。傅聪知识渊博，对文学艺术、哲学历史都很精通，岂止音乐而已，而看过的书之多，让人愧煞！他提起的许多人名书名，都是我闻所未闻的，使我感觉自己浅薄无知而又责任重大，当时不禁心中暗忖——那尚未完成的有关傅雷的论文，不得不加把劲了。

从锦江出来，送傅聪回半岛，他说1月底会来香港开演奏会，叫我们不必买票，他会拿到票子。他还邀我下次去伦敦时住他家。一切都是真诚的，没有矫情，不涉客套，刹那间使我忘记了他是位蜚声国际乐坛的大音乐家！

连串往事，历历在目，数十年却已倏忽而逝。在疫情肆虐的今日，特别思念远在他方的故人，也忆及当年为引介我们相识而穿针引线的宋淇先生。

虽有古诗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但大多数人已经离农耕生活很远，因此，想要让人浪费粮食时觉得良心痛起来，高价格恐怕是最直接有效的行为调节手段。

餐饮价格贵了，才会回归到真正的按需

让餐饮不浪费炫起来

徐 佶

购买：满足日常三餐的，确保营养即可；聚餐打包拼团购买的也不舍得浪费了；人情往来的，点的菜量更会因为价格相对适可而止。

当然，价格的调控也只是手段之一，毕

竟，吃饭还是很私人的一件事情，再贵的五粮液茅台也仍然有人会浪费。因此，政策倡导配合市场手段之外，轻松的社会氛围，身边人的鼓励和推动，对于生活习惯的长期改变更加有效，如果餐饮不浪费不仅光荣，而且很时尚，那何乐不为？

比如，电商网红推荐商品时提出人均理想消费量，分享囤粮又不浪费的心得；

比如，真人秀节目里发起挑战赛，饭菜不浪费，冰箱周周清；

再比如，影视作品里面推出些好玩的剧情，将餐饮不浪费魔性植入，变成有趣的话题……

民以食为天，在奔向餐饮不浪费的高品质生活道路上，希望有更多的智慧大脑

加入，让物尽其用，打造更加绿色可持续的美食生态圈。

节约和提高生活品质

责编：郭影

好吃不过茶泡饭

曹伟明



秋声 (中国画) 徐本健

相比早几年，现在的公款吃喝和餐饮浪费现象已经大大降低，尤其在上海餐厅里，收费不菲的打包盒都已经被普遍接受。

但要聚焦到个人生活习惯来看，哪怕像我这样特别不想浪费的人，在生活中也免不了各种浪费：同事聚餐不好意思打包，打包回家的菜没时间去吃，隔夜饭往倒进垃圾堆，再加上朋友间拼多买多最后过期多，都是横在“不浪费”三字前的拦路虎。

因此，对于像我这样容易贪多犯懒的人来说，想要改变个人餐饮浪费的习惯，不仅要靠自律精神，还得有一点社会层面的助推力。狠招有两种，第一就是价格够贵，第二是姿态够炫。

价格够贵，才会让人买的时候多一份思考。希望大家不要向我拍砖哦。就像上海发起的干湿垃圾分类处理，倒垃圾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，这让人们不知不觉在制造垃圾时也多了一份责任感，比如我，喝奶茶都比以往少了。